



[若有所思]

## 时间之声

□耿艳菊

有一段,我想晨起写字,头天晚上信誓旦旦地调好闹钟,如此,便觉高枕无忧,只待铃声把我喊起。

第二天,闹铃声如约而至,我却迷迷糊糊变了心思,按下暂停键,想偷懒!十分钟后,铃声又响,我还是不想起,又按下暂停键。反复几次,我有点儿烦,干脆把闹钟关了,心想白天有大把的时间呢,别跟自己过不去,遂又继续酣眠。

其实,白天根本静不下心来写字。看似一整天时间,其实匆匆。收拾一下屋子,洗两件衣服,去公园转一圈,一上午就悄无声息地溜走了。打开电脑,看会儿电视,浏览一下网页,和朋友聊几句,待想出一个题目,构思出一篇文章,刚写几行,天色已暗了。

我总会后悔,然后,再次豪情壮志,对着闹钟信誓旦旦……

孩子爸觉得我好笑,对我说,常立志不如立长志,你少磨蹭一会儿,白天还是有很多时间可以用的。可我个性散漫,真不想把日子过得紧张兮兮的,只愿早早写好一天的字,然后慢悠悠地做事、发呆、看书,或者跑到集市上凑热闹。

邻居阿姨却自然而然地做到了早起。当我们还迷恋着软软的棉被时,阿姨已开始为一家人煮粥做饭。饭好,她去公园转一圈,回来后叫小孙女起来吃饭,再送小孙女上学。

阿姨说早起三光,晚起三慌。她也不用闹钟。她说她自己就是闹钟,到时候自然就醒了。

我怎么就做不到呢?闹钟也不管用。我向她诉说我的困惑。

她笑了,说,年轻时都贪睡,时间多啊。老啦,就睡不着了。

我妈妈来我家,也是这样,老早就起来。我说你再睡会儿吧,外面还黑着呢。她说睡不着啦。我以为是到了生地方的原因。最近,我去妈妈那儿,她也是很早就起来。看着她忙着做饭的背影,我想起邻居阿姨老了睡不着的话,心里酸酸的。

读到威廉·斯塔福德的诗句:“昨夜的风里,我醒来两次。一次因为墙薄,一次因为时间之声。”若是上了年纪的人看到这诗句,会有更深切的体会吧。

想起古人以滴漏计时,一滴一滴都是时间之声。时间就那样滴走了。有多少好时光,就那样远去了。

有一首叫《你自己来吧》的诗道:“你呀,你别再关心灵魂了,那是神明的大事。你所能做的,是些小事情。诸如热爱时间,思念母亲,静悄悄地做人,像早晨一样清白。”

时间一直做着减法,催我们老去,令人无能为力。灵魂是神明的大事,人之老去又是自然的大事,我们能做的,就是热爱属于我们的每分每秒。

[老街旧话]

## 主善局 同善局

□沙萱

这些年,有关慈善的话题很多。在接触民国时期洛阳的史料时,我注意到了洛阳当时的慈善机构——主善局和同善局。

主善局在老城东华街路北的一座宅子里办公,具体位置在现左安街东约50米处,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为街道企业白铁社所在地。这是一座三间头三进院落。黑漆门楼,上挂一块长方形木匾,长1.5米,宽近1米,棕黄色底,绿漆三字:主善局。

进大门在临街屋的过道上挂有十几块本色木牌,上面分别写着“施茶”“施药”“施衣”“施粥”“施棺木”等。院子由乐善好施者每日清扫,整洁、静谧。

据史料记载,此院落原为一姬姓山西人所建,此人无子嗣,亡故后由主善局主持,安葬于下清宫。后此院归主善局所有。主善局属民间组织,活动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半个多世纪。它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劝募,局内组织者除了自己带头募捐,还在亲戚朋友中劝募,尤其在老城各街有名的士绅和富户中劝募,有时也在闹市上设立募捐点。所收钱物,均有详细记载,收支情况公之于众。由于心存善念,以善为乐,同时心存敬畏,相信三尺头上有神明,多年来,主善局账目清楚,在老城颇有口碑。

主善局施舍中药名气大。过厅中放有八仙桌椅,挂有中堂对联,东边放有药柜,施舍中成药。有奶疮膏药、乳痂药、口疮药、痢疾药、耳朵药(治中耳炎)等。这些药都是主持人按独特药方,精心配伍炮制的,疗效极佳。如果穷人有了别的病,看了病没钱抓药,可以把药方拿到主善局。局里会有人拿了药方到东大街“泰生祥”或北大街“四知堂”药铺付钱抓药。药铺伙计看是主善局

的方子,会优先抓药,配齐后交付。如药不太贵,药铺有时也会“慈善一把”,分文不收。

除了药物,主善局还施舍茶水、粥票、馍票、衣物、棺木等。茶水是为出力人准备的。每年夏季,在主善局门口,明新街、十字街,各放上一个半截缸(老城叫法,指的是低矮的大粗陶缸),旁边放着几个粗瓷碗,缸里是煮好的凉茶,供推车挑担的劳苦人饮用。粥票和馍票也是主善局劝募来的,灾荒年间,豫西救灾会开有舍饭场,用粥和馍救济穷苦人。施衣,是对鳏寡孤独衣服无着者。施棺木手续较复杂,有人来报,要调查核实,对确实无力葬埋亡人的,便发棺木一具。有时还会施以估衣。对无人料理后事的,主善局还会雇人将死者葬在义地里。

每年农历七月十五,为城隍出巡日,主善局会用彩纸扎成一只长约4米、宽约1米的纸船,上面放些灯盏,送到洛河漂流,并在岸上烧些金银锡箔五色纸等,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祈祷祝愿。此举称“放河灯”,与佛教的“盂兰盆会”相似。

与主善局职能相似的还有同善局。同善局是个半官半民的慈善组织,它的办公地点在东大街132号“董宣祠”内。此院落中曾存有洛阳同善局产业碑一块。同善局的主要活动时间也在民国中期,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。我是老城马市街人,听父亲讲,在马市街小学对面的小煤场里,过去曾有一个叫同善堂的机构,时常救济穷人,有馍也有衣物。这个机构,应该是洛阳同善局的下设机构。

总之,在旧年代里,慈善机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,做的善事,对于缓和阶级矛盾、扶危济困,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。

[行游天下]

## 不是游记

□唐继军

我站在大昭寺屋顶的平台上,阳光有些耀眼,低头看见下面起起伏伏磕长头的人,忽然想,刚刚佛祖是不是也这样看我?

我悄悄摸了摸脖子上戴的弥勒佛琥珀挂坠,在西藏,他叫未来佛。刚在大殿里,他好像随时要起身向我走来。

阳光给远处的布宫罩上一层暖暖的黄色。我靠在一旁的围墙上。风有些凉,一个美女走来趴在我旁边的围墙上。“住进布达拉宫,我是雪域最大的王。流浪在拉萨街头,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。”她轻轻念着。我依稀记得这是仓央嘉措的诗。

我又望远处那一直肃默的布宫,直到同行的伙伴拍好照片喊我。我一步三回头,我只想坐在你身旁,只想听一宿梵唱,在那驱魔辟邪的藏香中……

我忽然有些恍惚,怎么就来到了西藏?

20岁时无比向往,30岁时心心念念,39岁时还时常念叨:“等我忙完这段时间,我就会去的。”做不完的事,忙不完的工作,使我到40岁时才真正站在布达拉宫广场上。原来,我真的可以抽出时间。那么,你呢?是

否一样……

在文成公主剧场里看到一句话:“到不了的都是远方,回不去的都是故乡。”好吧,这儿对我而言,便是最远的远方了。

人与人的相遇是不是都这样,今天我们在一起欢笑,明天也许就各奔东西,不变的是,我们有共同经历的风雨,一起看过的风景。也许再也不会相见,但在某一个温暖的黄昏,你安静地翻看照片,嘴角莫名漾起一丝微笑……

现实是一堵堵厚实的围墙,挡住了那些曾经的遥远的梦。路过昆仑山,我想有一把古剑,用它的绝世利刃,劈开一大片艳阳天。路过可可西里,我想带回一只妖艳的小狐狸,慢慢地把它养成狐狸精……

所有的花都在流浪,所有的风都在寻找。那些迷人的景色,永久地站在一个地方,恋着脚下沉默的土地。

到不了的都是远方,回不去的都是故乡。能说的话都是诗,能唱的歌已成往事。

今天,到格尔木了,我的行程接近尾声。而你,是不是正要开始?

